

动物档案

兔子(外二篇)

■ 严敬

兔子是袋鼠的兄弟，但兔子的前腿不像袋鼠那样，可以用来打拳，细看，它们的前腿都有缺陷，它们的前腿明显比后腿短。

兔子身上有两处可爱的地方，一处是它的尾巴，毛茸茸的，柔软温暖，因为短小精悍而特别叫主人省心。另一处是它的耳朵，生得很夸张，像两把尖刀，其实它的耳朵是它身上最柔软的地方，微微发热，似乎就能听得到很远的地方。

尽管兔子有好的尾巴和耳朵，终究掩盖不了它腿短的事实。它胆小，善跑，天上的鹰吓唬它不说，地上的田鼠也常令它不安，它随时准备逃跑。它跑得快，像突然冒出一团黄烟，眨眼不见，加上灵巧，所以，它理所当然成了大地上永久的住户。

无疑，大家都羡慕兔子会跑，其中最羡慕的是黄鼠狼，这位先生不善跑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它要用放臭屁避险，名声不大好听。其实，它不知善跑的兔子也有相当大的缺点，如果跑上坡路，兔子自然快如闪电，但要是跑下坡路，兔子的前腿会经常踩空，不免跌些跟头，这样很误事。

兔子最好的家总是安在麦地，这时，它的家很阔绰，有青草不说，还有麦粒，但是，每年五月，麦子成熟，农民要放倒麦子，兔子一家将要失去庇护，暴露在狗和鹰的视线里。所以，一到初夏，兔子要大忙起来，它们得赶快搬家。

◎ 蜻蜓

一只黑色的蜻蜓，停在窗户旁，它的腿抓住墙面，好像想以这种不太舒服的姿势再睡一个懒觉。

朝阳阴凉，露水浓重，没有谁和它争抢这些食物，而且，它所需不多，一滴露就会让它活得相当自在。不过，大家也许不知道，它真正喜欢的美食，不是晶莹的露水，而是一种气味，它闻闻这种气味，就能饱肚。天气越热，它飞得越勤，它会停在空气中，吸着空气中的各种气味。这些气味是草的气味、花的气味、水的气味、泥的气味。它闻这些气味活了下来。只有炎热天气，各种气味才会热烈起来。

每天起床起得最晚的鸟儿，也开始在舒展歌喉，但这只蜻蜓，睁着大眼睛，仍在睡觉。

我想，它来到我的窗前，是很偶然的事情，我俩，因此有了一面之缘。

◎ 布谷鸟

又听到了布谷鸟叫。仅仅三声，就再没有了。如果是在乡村，这时候不仅白天可以听到它的鸣声，而且在夜里能够通宵达旦地听到它的呻唤。它在呼唤它的伴侣，如果它的伴侣始终不见到来，它会唤到喉咙流血。当然我没有见过它嘴里流血，但是，听听它那彻夜不息的呻唤，我相信一丝鲜血真的从它的喉咙里溢出来了。在乡村，春天，直至初夏，它的呻唤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耳畔。

我注意它已经很久了。我常常在深夜倾听它的哀鸣。它的叫声有时像灯光一样明亮，有时又非常遥远，非常纤弱，如丝如缕。这种鸟很可怜，没有比它更执着的鸟了，年复一年，季节一到，它准时出现，凄凄切切。二十年前的黑夜里我常常牵着我妻子的手走走停停，深夜，在看不见的、远处的角落里不住地叫唤的就是它。二十年前它这样叫唤，二十年后依然不变。

它属于春夏，属于雨夜，属于乡村，它翱翔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总想一窥它的庐山真面目，然而，夜幕掩盖了它的身影。有人对它深恶痛绝，起劲地抨击它的恶德。他们看到的是它的另一面。

布谷鸟永远在飞，出没于雨夜，更出没于古人的诗行中，用它的哀鸣叩击着梦中人的心扉。



《花鸟图册》(绢本册) 赵佶(北宋)作

我喜欢母瑞山的月亮，皎洁明亮。

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夜晚，我住进了母瑞山。四周群山巍峨连绵，山色黛墨。中瑞农场部就“深居”在四面环山的山谷中。母瑞山是高山盆地，水系纵横，森林资源丰富，汨汨流淌的山泉，从山岩和树根的缝隙奔涌而出，清浅无声，最终汇成母瑞河、清湾河和美女溪三大河流。母瑞河也称清沟，它起源于五指山支脉的母瑞山麻罗岭水库山泉，从高山峡谷中倾泻而下，穿越红军潭，一路浩浩荡荡从中瑞场部奔腾而过，川流不息，迂回流入万泉河。

这是一条有红色记忆的功勋河流，90年前，琼崖红军依据山高林密，一直在河流边与敌人开展武装斗争，10多名红军战士投江牺牲的壮举就发生在这一条河上。母瑞河上有一座桥，是唯一连接起大山两岸苗寨和通往山外的通道。母瑞山的河水，水流奔泻豪放，在群山中激荡流淌了数千年，所到之处，水清岸绿，滋润着人间烟火。

夜幕下，我站在当年红军操场遗址上建成的“红军旅馆”楼上，看见了山里一个硕大的月亮。从山坳中缓缓升起，月亮又大又圆，清辉洒满大地。此时群山静谧，月光皎洁。我下得楼来，信步河边，看那滔滔河水，仰望苍穹，深蓝夜空里繁星点点，我走月亮也走。我突然想起李白的“月随碧山转，水合青天流。杳如镜河上，但觉云林幽”的诗句，此情此景再恰当不过了。

母瑞山曾两度成功保留革命火种，被誉为“琼崖革命的摇篮”，创造了“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的奇迹。在这里，我重走红军路：穿越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，重温红军琼崖特委、琼崖特委“四大”会议、琼崖苏维埃政府大礼堂旧址，以及红军师部旧址、红军潭、红军军械厂、红军军政学校、红军农场、红军操场、红军医院等革命遗址的血色历史记忆。每到一处，我轻轻抚摸着简陋斑驳的遗迹，好像与90年前的他们在对话：对话“山不藏人人藏人”的军民鱼水情，对话“地当床、天当被”的革命豪情，对话历久弥坚的“母瑞山精神”。那行军深山密林，与搜山敌人周旋，忍饥抗疾，流血甚至献出生命的一幕幕，让我不由得对革命先辈肃然起敬。

我来到“棺材沟”红军古战场，长长的山沟很像一口棺材，沿西北一东南方向“安放”着。沟里的水潺潺地往山下流，这里曾战死、饿死、病死了200多名红军战士。战斗结束后，苗族阿爸上山打猎发现了红军战士的遗体，冒着被砍头的危险，悄悄地组织了几十个苗胞，把红军战士的遗体掩埋于沟中。一场大雨后，山坡上竟开满了一种美丽的、不知名的山花，一片片一簇簇，满山遍野，冯白驹将此花命名为“英雄花”。凝视着无名山花，我仿佛看见战士们卧于花丛中，鲜血染红了凄凄青草。举头仰望天上那轮以红色为底色的明月，仿佛更加清澈皎洁。

我惊叹于那些安放在战斗旧址上的雕塑，他们

就是那些红军战士活着时生动的呈现。我站在一尊名为《艰苦岁月》的雕塑前，仔细打量：在战斗空隙，极度饥饿的小战士依偎在老战士脚下，聆听老战士吹奏竹笛，小战士听得那么入神，眼睛里充满无限的憧憬，头上是一轮大大的月亮，可谓月圆人也圆。小战士也许明天就战死沙场，但红军永远向着党。悠悠笛声在山谷中回旋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鼓舞着红军的革命斗志……这座用青铜铸造的雕塑，成为母瑞山“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的标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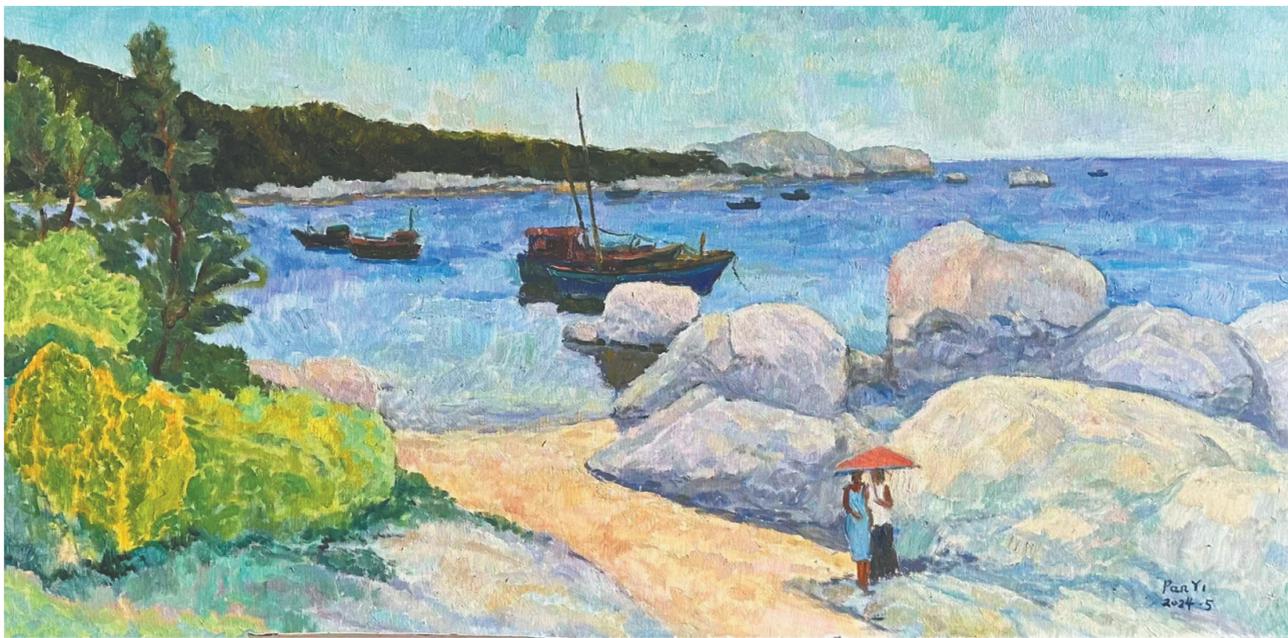
居住在母瑞山里的人，有着大山一样的胸怀和刚毅，他们与山上的每一个红色灵魂一道，守望着这片拥有红色底蕴的青山绿水。在太阳和月亮的轮番照耀下，他们过着平实的生活：讲琼崖革命故事，承革命先烈遗志，讲青山绿水理念，添植树造林新韵，弹特色产业新曲，兴修水利综合改造农田，绘未来发展蓝图……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感受大山周而复始的日落月升。山里是大氧吧，青绿清新，很多时候，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，刷新着路面，润泽着一块块农田、槟榔园和绿油油的农家菜地。当小雨蒙蒙，纷纷而下时，如丝如雾，耐人寻味。山里的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雨过天晴，碧空如洗，一轮皓月又会出现于母瑞山的夜空。

那个夏天的夜晚，我坐在山上旅馆的一扇窗前，看着山顶天线之上的晚霞慢慢褪去，落霞染红了母瑞河，染红了逶迤的山峦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夜色一点

岁月山河

母瑞山的月光

徐海鹰



《石头公园》(油画) 潘毅作

文艺随笔

想与古人为邻

刘绍义

舀一瓢山泉水痛饮，挖一斗白雪煮茶，邀上三两好友，南窗下品茗吟诗，写字作画，会别有一番情趣；骑头毛驴闲逛，拄根竹杖散步，深山采药，溪边寻友，也是妙不可言；看孩子湖边垂钓，他老远就向我摇头摆手，怕我惊动他马上就要上钩的鱼儿，也是一种快乐。

只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住在杜甫笔下的《江村》好呢，还是到辛弃疾笔下的茅檐前《村居》好？江村脚下的浣花溪清澈见底，水中白鸥自由嬉戏，头顶呢喃的燕子在忽高忽低地飞翔，闲着无事可做的妻子画一幅棋盘聊作消遣，稚嫩的小儿正捣鼓一根绣花针，敲敲打打要捏一把鱼钩。这样清幽的夏日景象，谁不想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地在那里安度晚年呢？

可在辛弃疾笔下的《村居》里居住，也能让人忘忧。绿树成荫、花木茂盛的庭院里发生的故事，依然让人流连忘返。无论是在溪水边锄豆，还是在小院里编织鸡笼，抑或是在溪头与那个无赖小儿一起躺在草地上，边看蓝天白云，边剥着墨绿的莲蓬，这样的田园生活，又有哪个不向往呢？

范成大“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”说的那个地方也不错，乡野明媚，男耕女织，浮云袅袅，清风阵阵。孩童们怡然自得地学着大人的模样在葱郁的桑树下种瓜玩耍的模样，总让人想起自己难忘的童年，这种清新、安然的生活甘之若飴，也越品越觉得有滋味。

还是打个电话给唐代的刘长卿吧，问问他“柴

点地暗淡下来，群山淹没在夜幕中，山下家家灯火次第亮起，街上霓虹灯闪烁，传来动感的舞曲。直到夜深了，山里的灯光一盏接一盏地熄灭。这时，我发现月亮悄悄在山顶上露出半个头，慢慢地爬上树梢，不一会儿，月亮完全从山那边露出来，一轮红月便悬挂于黑黝黝的天穹，蔚为壮观。眨眼之间，月亮慢慢变大变圆了起来，晶莹剔透，仿佛是镶在天空中的一轮玉盘。月亮离我那么近，那么亲切，仿佛触手可及，让人心生无限的遐想和情思。此刻山岚尽墨，星月相伴，山上森林瞭望塔上仍在闪亮的灯光，成了母瑞山的另一轮明月……

每次到母瑞山，我都无限眷恋山里的月亮。一到月夜，我便与同事漫步街上，身边是绿树婆娑，月光落在银碎的河面上。抬头看月亮，大地泻下一地银光，明亮的月光浮在层层叠叠的树梢上，如水如带，田边有悦耳的虫鸣声，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带我“踩月亮”的情景。“踩月亮”，其实就是农人于月夜巡田放水。我老家的房屋建在一个凸起的山头上，山下是良田阡陌，一条小溪中丰富的小溪从田中穿过。每到旱季，村民为小溪中引水灌田，便于田中挖了一个口子，哗哗的流水于是涌进田中，当水漫到禾苗的一半时，再把口子堵上。我与奶奶行走在夜月的田野，仰头看天，天上无云，夜幕里只有一轮圆月高高悬挂，仿佛是一面镜子。低头看水，水面上跳跃着点点银光。回头看，远处是镇上的万家灯火。奶奶挖田埋放水的声音打破了田野的寂静，也惊了青蛙。月亮、水流声、蛙鸣，汇成了一首月光曲。此时最是那一轮月影，皎洁，清辉满地。月随人移，心随月走，一路徜徉下去，乡愁溢满心头。

又是一个月夜，我去了一趟革命根据地纪念馆，我与87岁的老讲解员王学广月下畅谈，月光落在王文明、冯白驹的雕像上，落在王学广灰白的头发和灰旧的红军装上。他很健谈，一遍遍地向我讲述琼崖革命故事。山静了，风停了，就连月亮也在驻足聆听。王学广退休后就来纪念馆当义务讲解员，向到来的游客激情昂扬地讲了6800多场。母瑞山革命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，他今年刚也讲了23年。他说：“我今年87岁了，讲好王文明、冯白驹为代表的琼崖母瑞山革命故事是我毕生的理想，只要身体允许，我就要把他们精神永远传扬下去。”

此次再来母瑞山，我发现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：一座新建四车道大桥已横跨母瑞河两岸，通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路变成了宽大的柏油路，纪念馆比以前扩大了几倍，烈士陵园建成对外开放，中瑞学校正式更名为“红军学校”，母瑞山水系的三大河流经过清淤、筑护坡、建水坝，再经岸边植树造林综合整治，水更清了，岸更绿了。潺潺流水润泽了阡陌良田，填满了乡亲们的谷仓，从麻罗岭水库引入食用水源的净水厂正在兴建，从海口羊山大道至母瑞山的快速道即将建成通车，山羊满山坡、水塘鱼欢跳……如镜、如银、如水……母瑞山的月，早已注满一片心海。

诗路花语

小暑的暑

■ 张宏宇

小暑，是庄稼与土地最密切的时节
绽放着乡村的激情
斟满了沉甸甸的希望

小暑的暑，大地积蓄能量
阵雨常常来浇灌夏的豪放
素洁的荷花，迎着骄阳亭亭玉立
蟋蟀用动听的音符
消解夏夜的寂寥

小暑的暑，扇子扇开了话题
蝉鸣和蛙鼓抑韵
是最抒情的小夜曲
小暑，蝉鸣大作如歌如弦
稻子拔节灌浆，暗香袭来

小暑的暑，夏天热烈起来
浓笔泼墨抒写着夏的热情

流水声

■ 石泽丰

把日间的日常说出
需要用怎样平和的语气

流水流经岁月的软骨
山谷中的石头
便成了声带的附着物
这些沉重的断句
演奏旷日持久的绝唱

我掬起一捧水
光阴瞬间从指缝间漏下
它们回到流动的队伍中
不顾我目送
一寸一寸
截断我的前世、今生

生活的坚韧

■ 徐永清

汗水浸渍饱满的谷粒
时间在月亮的臂弯里凝望
窗上的剪纸泛白
夏夜的蚊虫躁动
风从门前的荷塘里吹过来
采莲女的身影在诗词中隐现
谁在村口的小路上走走停停
古老的田野散发野草的香味
刺激记忆里的每一个汗孔
生活的坚韧
是外婆用仅剩的一颗门牙
咬断鞋带的白色针线

一个人的阳光

■ 王双发

一个人的阳光里
风撵着七月行走
那棵树上渐黄的枝叶
闪烁着成熟的光芒

就在那一瞬间
阳光以热烈的姿势
扑面而来 此刻
天空上飞翔的小鸟
嬉闹地鸣叫

阳光粘在地面
正穿越一片黄昏
给每一个生命
包括逐渐沉重的植物
带来丝丝温馨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